

《全元文》赵孟頫卷补校百例

左 鹏

摘要: 本文对《全元文》赵孟頫卷进行补校, 择取讹脱衍倒、标点失当等问题一百例以呈大方。文中多有利用现存赵孟頫书画校正之处, 并提出古籍整理要重视传世书画的利用等建议。

关键词: 全元文; 赵孟頫; 校勘

中图分类号: I214.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11)03-0051-06

《全元文》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重大成果, 也为元代文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史料, 价值自不待言。由于此项工程浩大而繁重, 内中亦存在校点疏失。笔者近日阅读其中的赵孟頫卷时, 发现若干疑误之处, 今择取重要者 100 例以呈大方, 冀为该书修订之一助耳。

《全元文》赵孟頫卷收于该书第 19 册, 共 10 卷, 于《松雪斋文集》外辑得佚文 321 篇(则), 是目前收录赵文最全的集子, 也是赵孟頫研究最重要的文献基础。本补校除复核底本并参校各类文献外, 多有利用现存赵氏书画校正之处。各条于摘录原文后括号标出所在页码及行数。

1. 迺择元日, 用量币, 尊玄酒, 陈簠簋, 选能者, 秉周礼。(3 页 12 行)

“迺”为“迺”之形误, “迺”同“乃”。

2. 攀长洲之夫容兮, 揽大泽之兰茝。(4 页 10 行)

“茝”, 底本作“菝”, 二字形近。此篇《求友赋》为模拟《离骚》笔意, 以香草喻所求之友。《离骚》: “杂申椒与菌桂兮, 岂维纫夫蕙茝。”王逸注: “蕙、茝皆香草, 以喻贤者。”^①知作“茝”是。

3. 谓兰茝为不芳兮, 蛾眉枉之以善姪。(4 页 11 行)

“茝”当作“菝”, 参上条。“姪”, 底本作“姪”,

当出校。

4. 上及三世, 国有彝章。(7 页 10 行)

功存翊卫, 睠惟先正之臣; 国有彝章, 式举追崇之典。(17 页 3 行)

宠命匪私, 彝章斯称。(19 页 8 行)

以上“彝章”底本皆作“彝章”, 常典、旧典之义。

5. 忠武得于家传, 智勇方于人傑。(15 页 9 行)

“人傑”, 当依底本作“人杰”, 形近而误。

6. 咨示英灵, 服于宠命。(17 页 10 行)

“服于宠命”, 底本、四库全书本作“服予宠命”, 是。本卷其余各《制》皆作“服予”。

7. 朕嗣承丕构, 缅想先猷。(18 页 3 行)

“丕构”为“丕构”之误, 即大业。《资治通鉴·唐德宗兴元元年》: “朕嗣服丕构。”胡三省注: “丕, 大也。构, 立屋也。《书·大诰》曰: ‘若考作室, 既底法, 厥子乃弗肯堂, 矧肯构?’ 丕构之语本诸此。”^②

8. 慎终追远, 圣哲之名言; 崇德报功, 国家之彝典。(19 页 5 行)

“彝典”, 底本作“彝典”。参第 4 条。

9. 肯堂肯构, 材克绍于先猷; 如玉如金, 德式昭于王庆。(19 页 9 行)

“肯堂肯构”, 当作“肯堂肯构”, 比喻子承父业, 参第 7 条《通鉴》胡注。“王庆”, 底本作“王度”, 即谓王的器度品德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: “思我王度, 式如玉, 式如金。”^③

① 洪兴祖撰, 白化文等点校《楚辞补注》, 中华书局, 1983 年, 第 7 页。

收稿日期: 2010-10-17

作者简介: 左鹏(1987—), 重庆市人,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, 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、俗文化文献。

② 司马光撰, 胡三省音注《资治通鉴》卷 229, 中华书局, 1956 年, 第 7390 页。

③ 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 45, 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

10. 承专价惠书，远贻厚奠，即白灵兒，存没哀感。(22页11行)

“即白灵兒”，不通。“灵兒”为“灵几”之误，言在放置灵位的几案前倾诉。点校者误“几”为“儿”，又改“儿”为繁体“兒”。

11. 孟頫启事，再拜彦明郎中乡弟足下。(29页11行)

此帖名《宗阳宫帖》，收入《赵孟頫集册》，今藏故宫博物院。“启事”原作“记事”，标点宜为：“孟頫记事再拜，彦明郎中乡弟足下。”《全元文》赵孟頫卷的信札，多将“记事”误为“启事”，这是由于直接根据中国书店《三希堂法帖》、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《壮陶阁书画录》等释文过录而未查原迹造成的，均当校正。

12. 望吾兄怜其贫素，特与放支，口胜甚幸。(32页9行)

此帖名《过蒙帖》，亦收入《赵孟頫集册》。原帖作：“望吾兄怜其寒素，特与放支，岂胜幸甚。”

13. 而岁事已复一月。(36页4行)

此帖名《国宾山长帖》，今藏故宫博物院。此句原帖作：“而岁事更新，已复一月。”

14. 释老二家又岂能安然无事耶！更须详思，切嘱！切嘱！(36页6行)

原帖作：“释老二家又岂能尽无事耶。此却非细事，更须详思，切祝，切祝。”

15. 盖先子歿四十余年而墓石未建，念之心痛，故勉强为之。(36页7行)

原帖“歿”作“没”，“心痛”作“痛心”。

16. 此皆可痛恨者，非国宾相知，不敢及此。(36页8行)

原帖“痛恨”作“深恨”。

17. 名刻当刻去奉送。(36页8行)

原帖“名刻”作“名印”。

18. 承别纸惠画绢、茶牙鹿鸕兼干乌鸡新笋，荷意甚厚，一一祇领，不胜感激！(36页9行)

此句文字标点均有错误，据原帖应作：“承别纸惠画绢、茶、牙鹿、鸕、鱼干、乌鸡、新笋，荷意甚厚，一一祇领，不胜感激。”“鱼”误为“兼”，“祇”误为“祇”等均系草书形近所致。

19. 未承教问，冀厚自爱，不宣。(36页10行)

原帖作：“未承教问，唯厚自爱，不宣。”

20. 手书再行复，赵孟頫谨封。(36页11行)

原帖作：“手书再拜复，国宾山长友爱足下。赵孟頫谨封。”帖间尚有附言：“老妇附承堂上安人动履。”亦当补上。

21. 叔实不幸长逝，昨日闻之，为之痛伤。聊以十两奉之，冀为转达。(39页13行)

此帖名《南谷帖》，今藏上海博物馆。“为之痛伤”下脱：“惜哉！薄命乃至是耶！恨客囊萧索，无以为助。”

22. 孟頫汨汨俗尘中。(40页7行)

此信札收入《赵孟頫致中峰明本十一札册》，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“汨汨”，原帖作“汨汨”，形容尘俗的纷扰动荡如水急流一般。

23. 唯恕之而曲从之，幸甚！(41页3行)

校以原帖，知“幸甚”下脱“感甚”二字。

24. 嘉兄暂此具复，余唯尽珍重理，不宣。(42页8行)

“暂”乃“欸”之误。原帖草书，“欸”、“暂”草法近似，故不易识别。

25. 以慰存歿之心耳。(42页11行)

“歿”，原帖作“没”。

26. 弟子赵孟頫和南和南，六月廿一日。(41页4行)注一：和南和南，后一“和南”疑为“再拜”之误，下同。(45页5行)

原帖“和南”下本有两点重文符号，正表示和南两次，注乃蛇足。

27. 乡人莘昇，昨因事草閒。(50页3行)

此致廉访监司《乡人帖》收入《赵孟頫七札册》，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“草閒”当为“革闲”，形近而误。

28. 承示画梅又观音像，一如来意题数字其上，却用奉纳，冀自入。(52页5行)

此《雨中闷坐札》收入《赵孟頫十札卷》，今藏上海博物馆。“又”，原帖作“及”。“冀自入”不通，原作“冀目入”。

29. 孟頫再拜仁弟足下。(52页9行)

此《不闻动静札》亦收入《赵孟頫十札卷》。检原帖知“再拜”下脱“民瞻宰公”四字。

30. 自得便不闻动静，欲遣一书承候，又无便可寄，惟有翘伫而已。(52页9行)

“得”，细察原帖，知当作“後”。“後”、“得”草书相近，又原帖“後”字位于当行最末，右下部略有剥落，故易误为“得”字。

31. 新春伏计体中安胜，眷辑悉佳清。(52页10行)

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1980年，第2064页下。

“清”字衍。原帖“佳”作草书，与“清”相近，且笔划有所剥落，故易以为“清”字。此文据《壮陶阁书画录》录入，恐原过录者本并记两字，以俟详察，后遂阑入正文。

32. 无复一毫荣进意。(52页11行)

原帖作“无复一豪荣进之意”。“豪”通“毫”，本可通用。

33. 因便草草具启，拙妇附承婶子夫人动静，不宣。(53页1行)

“启”，原帖作“记”。

34. 兹枉简严，重以贱生，特贻厚贶。(53页2行)

此《厚贶札》亦收入《赵孟頫十札卷》。“严”，原帖作“教”。

35. 承喻全弟文书，顷已备付去人送纳。(53页5行)

此句颇为不通。按，此《令弟文书札》亦收入《赵孟頫十札卷》，此句原作：“承喻令弟文书，即已完备，付去人送纳。”

36. 孟頫自去岁便过德清，盖三间小屋滞留者，三月十一日归吴兴……(53页8行)

此《便过德清札》亦收入《赵孟頫十札卷》。此句似宜点作：“孟頫自去岁便过德清，盖三间小屋，滞留者三月。十一日归吴兴……”

37. 审动履已详，极慰下情。(53页9行)

“已详”，原帖作“之祥”。

38. 想别动是数月，满谓可以一见。(53页9行)

“想别”，原帖作“相别”。

39. 上京口，适足来此惠书，就审履候清佳。(54页1行)

此《病发于鬓札》亦收入《赵孟頫十札卷》。“上”原作“近”，“此”作“所”。此帖多有剥落，“适足”二字处较难辨识。疑“适”当为“客”，“来”字下亦恐有脱文。

40. 今五十余日，而创尚未差，盖频死而幸存耳！(54页2行)

“频死”，显难讲通。原帖作“濒死”。

41. 寒近，要鹿肉千万勿忘。(54页4行)

“忽”原作“勿”。标点宜作：“寒近，要鹿肉，千万勿忘。”

42. 承所寄鹿肉领次，至以为感！(54页6行)

此《远寄鹿肉札》亦收入《赵孟頫十札卷》。“所”原作“远”。标点宜作：“承远寄鹿肉，领次至以为感。”

43. 谈诡以为戏，刻画以为工，而于理始远矣。(76页1行)

“谈诡”不词，底本、四库全书本作“诙诡”，是。“诙诡”形容怪诞奇异的文章。

44. 其视温之族，已若温之视曲阜矣，数世之浚，愈远而愈疎，谱系之作，其可缓乎？(80页14行)

“数世之浚”，文意不通。“浚”，当作“後”。草书“彳”作“冫”，底本用赵体，正作“冫”。点校者以形近而误为“浚”。

45. 警人欲之横流，契佛心之正觉。(82页10行)注一：句下明刻本、城书室本多“所愿在天列圣同证菩提，皇太后益增福寿，普及沙界，咸获胜因”。(82页13行)

按，底本元沈氏刻本本有此数句，并无脱文，不必出注。四库全书本乃脱此句。

46. 《书》不云乎：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(84页2行)

语出《书·伊训》：“惟上帝不常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^①知“样”当作“祥”。

47. 中人以下，或移于气习，或徇于利欲，迷焉而不知复，学焉而不知警，恶日积而不自知，及乎天定，祸不旋踵。(84页3行)

“或徇于利欲”，文意难通。“徇”当作“徇”，局限、拘泥之义。谓中人以下，有的因风尚习气而改变，有的则陷于利益欲望而受到局限。

48. 于是文卿亦七十矣，告老而归。我帅苦留之，不可夺。(92页5行)

“我帅”，底本作“戎帅”。文首称“饶阳李文卿方佐涟海戎幕”，此叙文卿年老辞归，而戎帅涟海苦留。且以孟頫之位，亦不当称涟海为“我帅”。“戎”、“我”，形近而误。

49. 佛说《遗教经》亦云：“不知足者为知足者之所怜闵。”(97页1行)

语出《遗教经》：“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，为知足者之所怜愍。”^②故孟頫所述乃撮举大意，非直接引语，不当加引号。

50. 《快雪时晴帖》，王羲之书。(104页2行)注一：王羲之书，《三希堂法帖》作“晋王羲之”。(104页4行)

① 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卷8，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1980年，第163页下。

② 高楠顺次郎等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26卷，大藏出版株式会社，昭和九年（1934），第288页上。

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赵孟頫跋作：“晋王羲之书。”

51. 延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，奉勅恭跋。（104页3行）注二：奉勅恭跋，《三希堂法帖》作“翰林学士承旨、荣禄大夫、知制诰兼修国史臣赵孟頫奉勅恭跋”。（104页4行）

按，原帖署款有此结衔，当据补。

52. 《保母碑》虽近出，故是大令当时所刻，较之《兰亭》，真所谓因应不同。（105页2行）

《保母砖跋》今藏故宫博物院，草书。“刻”、“因”原作“剡”、“固”，皆草书形近致误。

53. 公馀丈得此本。（105页3行）注一：公馀，题跋手迹作“公谨”（见1986年文物出版社《书法丛刊》第十辑）。下同。（105页6行）

按，原迹草书本作“公馀”，并非“公谨”，乃过录者辨识错误，无需出注。

54. 《跋小楷书贾谊过秦论》（110页5行）

文献来源误标为文渊阁四库本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卷7，应为卷16。

55. 米老云“庄若对越，俊若跳踉”，犹似未知其神奇也。（110页9行）

欧阳询《梦奠帖》今藏辽宁省博物馆。检原帖赵孟頫跋，“跳踉”作“跳擲”。

56. 向在都下见《劝学》一帖，是集贤官库物，后有开元题识俱全。（110页10行）

原帖“俱全”作“具全”。

57. 至元廿九年闰月望，为右之兄书。（110页10行）

原帖“闰月望”作“闰月望日”。

58. 集贤官画有《丰年图》、《醉道士图》，最神。（112页3行）

此跋见《五牛图》尾纸，今藏故宫博物院。此处“醉道士图”原作“醉学士图”。

59. 伯昂欣然辄赠，时至元廿八年七月也。（112页5行）

“辄赠”，原作“辍赠”。“辍赠”即谓取物相赠。

60. （右）唐韩晋公《五牛图》。（112页8行）

“右”字原迹本有，无需加括号。

61. 其东则鹄山也，命曰《鹄华秋色》云。元贞元年十有二月，吴兴赵孟頫制。（113页9行）注一：“元贞元年十有二月，吴兴赵孟頫制”，原脱，据吴其贞《书画记》补。（113页11行）

《鹄华秋色图》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取校原帖，知“命”下脱“之”字。又本有年月署款，不

必据吴其贞书补。

62. 因思自五岁入小学学书，不过如一人，漫尔学之耳。（115页5行）

此跋底本为文渊阁四库本《辍耕录》卷7。按，“不过如一人，漫尔学之耳”，与上下文不相连贯，“一人”不知所指。中华书局1959年版《南村辍耕录》作：“不过如世人漫尔学之耳。”^①文意通畅，当据以校正。

63. 吾自小年便爱画马，尔来得见韩真迹三卷，乃始得其意云。（120页6行）

赵孟頫《人骑图》今藏故宫博物院。“韩真迹”原作“韩干真迹”。

64. 仆自幼小学书之余，时时戏弄小墨，然于山水独不能工。盖自唐以来，如王右丞、李将军、郑广文诸公奇绝之迹，不能一二见，至五代荆、关、董、范出，皆与近世笔意辽绝。（171页2行）

《双松平远图》今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“小墨”作“小笔”。“李将军”作“大小李将军”，指唐李思训、李昭道父子。“荆关董范”下脱一“辈”字。“不能一二见”下宜用句号。

65. 群鸦翔集，有饥冻哀鸣之态，亦可谓能矣。（175页2行）

此幅《寒鸦图》今藏辽宁省博物馆。“群鸦翔集”作“群鸟翔集”。

66. 今之乐以一清混于七音之中，岂不谬乎！（180页3行）注：一清，明刻本、城书室本、文渊阁四库本作“四清”。（180页11行）

按，作“四清”是。“四清”指宫清、商清、角清、徵清四高声。

67. 法堂西敞，灵祠南启，佛天菩萨罗汉之像，经伟论教之藏，各为大屋以覆之。（191页12行）

“伟”，底本作“律”。经、律、论，是谓三藏。

68. 其裔散处郡邑，讫于今不绝，吾妻仲姬所自出也。（195页6行）

“讫”，底本作“汔”。“汔”有“至”、“到”之义，不当改。

69. 一时同行者，若殿中所遣使，若军官，若从者役徒，莫不具睹。（196页10行）

“殿中”，底本作“中殿”。且下文云：“廿三日，中殿饭四千僧食，时东南方复见光景如献奠之日。”故知作“中殿”是，即内宫所派的使者。

① 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7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81页。

70. 昔昌黎开衡山之云,苏子记海市之异。(197页1行)

“记”,底本作“有”,四库全书本作“记”,当从底本。

71. 载当时所见圆光、金桥、圣灯、菩萨、狮子显现之异,甚详。(196页7行)注一:“狮子”,原脱,据明刻本、城书室本、文渊阁四库本补。(197页4行)

底本元沈氏刻本原有“狮子”二字,并无脱文。

72. 公时行初献事,奠毕。(196页9行)注二:原作“公待待初献事,意淑”,据明刻本、城书室本、文渊阁四库本改。(197页5行)

按,底本原作“公时行初献事,奠毕”,未知何以出注。

73. 经始之者,讲主行琼,辅成之者,澧王师揆也。(197页10行)

澧王之孙孟齐深以为允,遂具礼延请。(197页13行)

两处“澧王”,底本、四库全书本均作“澧王”。按《宋史》卷244:“师揆字元辅,初补右承务郎奉祠。”“嘉定七年薨,赠太傅,追封澧王,谥恭惠。”^①《齐东野语》卷9“秀王嗣袭”条:“秀安僖王,寿皇本生父也。用濮安懿王故事,以子孙嗣袭。安僖薨,子伯圭嗣,是为崇王,谥宪靖。长孙曰师夔,早卒,师揆嗣,是为澧王。”^②知作“澧王”是。

74. 乃以至元二十一年,鸠林偃功,因宝殿之旧而一新之。(198页3行)

“鸠林”,底本作“鸠材”。“鸠材偃功”语出《书·尧典》:“共工方鸠僝功。”^③“鸠”,聚集之义,谓能聚集材料建成新殿。赵孟頫《大元大普庆寺碑铭》:“鸠工度材,万役并作,置崇祥监以董其事。”(289页3行)可为互证。

75. 父老兴叹,谓逾厥初。(198页5行)

“厥初”,显为“厥初”之误。

76. 按周世宗即位之明年,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,今勅文云“齐州奏福寿禅院,殿宇颇多,尼众不少,乞存留者”,正其事也。(201页1行)据文意,“者”字当在引号外。

77. 孙充,相赵惠文王。(222页9行)

相赵惠文王者为孙兑。“兑”异体作“允”,形近而误为“充”。

78. 天下闻风而起,至者悉命公馆之,礼意周给,皆喜过望。(233页8行)

“周给”,误,底本、四库全书本作“周洽”。

79. 左右或呼其名,上必怒责之曰:汝何人?敢称其名耶!”(234页3行)

脱前引号。“汝何人”在文中实是非期望回答的诘问,问号宜改为逗号。

80. 通夕未尝安寝,或一夕至再三召。(234页3行)

“通夕”,底本作“通昔”,本即彻夜、通宵之义。“一夕”,底本作“一昔”,本亦“一夜”之义。“昔”为“夕”之借字,不当妄改。

81. 大祖皇帝虏其全部以归。(235页13行)

“大祖”底本作“太祖”,即成吉思汗。

82. 王氏,生子巉,今为集贤待制。(238页11行)

“巉”,当作“巉”,指康里巉巉。邵远平《元史类编》卷22:“《正字通》云巉音挠,俗作巉者误。”^④

83. 视人之急难若己处之,有求者辄与无所靳。(239页12行)

当于“有求者辄与”下点断,加逗号。“靳”,吝惜之义。谓人有所求则尽力施与,无所吝惜。

84. 子二人:伯曰元禎,中曰元溥。(244页3行)

“人”,底本作“女”,宜出校。

85. 聚临邑魏氏,生公。(249页6行)

“聚”,底本作“娶”。

86. 府君玉立长身,眉目疏秀,襟度洒落,不藏怒蓄怒,性好学,躬布衣韦带之行,卞任治剧,而为政务岂弟,所至皆有惠爱。(256页2行)

“蓄怒”,底本作“蓄怨”,当从。“蓄怨”下宜用句号。“卞”为“才”之形误,“才任治剧”谓才能足以胜任、处理繁重的事务。

87. 时与叶公议,语一不愜,竟拂袖起曰:“无厚我!”(261页3行)

“无厚我”,于意难通。底本作“无辱我”,是。

88. 吾之身,天不能亡,地不能藏,顾未能视去尔累如脱躡耳,以以至于是。(261页14行)

① 脱脱等《宋史》卷244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8689至8690页。

② 周密撰,张茂鹏点校《齐东野语》卷9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69页。

③ 《尚书正义》卷2,第122页上。

④ 邵远平《元史类编》卷22,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扫叶山房刊本,1984年,第1195页。

当于“累”下点断。“顾未能视去尔累，如脱蹻耳”，谓不应以离开人世为累，而实如脱掉鞋子一般轻松。

89. 至大初，中书左丞相公以事至杭，闻君父名，举之行省，仅得湖州安定书院山长。（263页11行）

“闻君父名”，“父”为“文”之误。文意未提及任叔实父。

90. 既厚其才，又博其学，父鸣一时，道淑后觉。（264页4行）

“父”，当为“文”。并上条手写形近而误。

91. 服事四朝，秉心塞渊。（273页6行）

“秉心塞渊”为“秉心塞渊”之误。语出《诗·邶风·定之方中》：“匪直也人，秉心塞渊。”^①谓靳德进的品德诚实而见识深远。

92. 其资之崇卑，视粟之多寡，著为令。（274页3行）

“崇卑”，底本作“崇庠”。

93. 曾祖秉哲，祖竑，父时敏，并晦迹丘园，傅芳清阔。（277页7行）

“傅芳”不辞，“傅”当为“传”，版刻常省写“传”之“亼”部，故误。谓曾祖、祖父、父亲并隐逸田园丘陇，因此门第芳名久为流传。

94. 初，玄教大宗师开府张公，疏举真人兼领杭州四圣延祥观，真人劳心基构，协力规图，轮奂既新，毫荒求佚。（279页4行）

“基构”，当作“基构”，即建筑物之基础结构。“延祥观”、“协力规图”后皆宜为句号。

95. 气谒兰芳，形逾松茂。（279页16行）

“谒”当为“蔼”，茂盛貌。形容杜公气质胜于兰的芳香，形体远逾松的茂盛。

96. 命下之明日，大徵工师，经画基构，计虑寻引。（281页7行）

“基构”，当作“基构”，说见第94条。

97. 师之大弟子二人，曰可庵朗、绩庵僊。（285页13行）

“可庵朗”、“绩庵僊”，底本、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22引此并作“可菴朗”、“績菴僊”^②。

98. 僊公度巧云大宗师安公。（285页13行）

“巧云大宗师”，底本、四库全书本、《佛祖历

代通载》卷22引此并作“西云大宗师”^③。且下文均作“西云”。

99. 闻师之名，若古圣贤，当进一言，深入圣德。（286页8行）

“当进一言”，底本作“尝进一言”，是。

100. 兹审石室书记瑛公住持昌国州隆教禅院。（322页2行）

此《方外交疏》又名《为隆教禅寺石室长老疏》、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，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。“隆教禅院”原作“隆教禅寺”。

以上补校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：

第一，在古籍整理中要重视对传世书画的利用。像赵孟頫这样的书画大家，有大量的书画原迹流传至今。这些真迹是作者亲笔，是真正的一手文献。而古籍整理一般所依靠的书画文献，如《石渠宝笈》、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等，都是他人转写的释文，属于二手甚至三手文献。这些文献或因为过录者书法识别能力有限，或因为辗转抄刻，释文的错讹之处很多。如《致国宾山长书》（本文第13至20条），二百余字的信札中就有八处错误，这势必影响古籍整理的质量。因此，在文献普查阶段，就要注意对传世书画、手迹的调查。如果原件现存，就当以之为底本，这样才是最直接可靠的文献来源。

第二，整理者要注意对各种字体的辨析。古籍刻本有的会采用行草字体，也有的在通篇楷书中夹杂部份行草写法以图省便，如第44条的“後”和“浚”即是一例。这给整理者辨识文字增加了难度。而如果是作者手迹，就更需要具备一定的书法知识，否则就会出现像将“鱼干”认作“兼干”（第18条）、将“愚”认作“暂”（第24条）、将“後”认作“得”（第30条）等失误。只有将文字辨识清楚，才能提高文献整理的准确性。

第三，据底本录入文字时要小心仔细。《全元文》中有不少地方底本原是正确的，而过录时却走了样，产生了不必要的错误。如第6、43、78、87条等。这一点是小心谨慎即可避免的。

（责任编辑：黄云鹤）

① 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卷3，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1980年，第316页下。

② 高楠顺次郎等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49卷，第727页中。

③ 高楠顺次郎等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49卷，第727页中。